

謝選拾遺

賴久太郎編輯

924.

R15s

100583-0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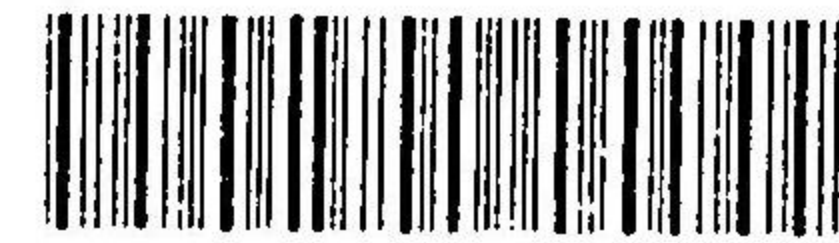
924-R15s

謝選拾遺

賴山陽編

[刊年不明]

DBW-1374



賴久太郎編輯

謝選拾遺

及刻

328400

刻選拾遺叙



古文之有選不下數十百家而
好尚如面互有同異獨謝疊山
文章机範論選公平最稱簡且
要宜乎世之學文者奉為圭

924 K152

924R15a

刻激選拾遺叙
 古文之有選不下數十百家而
 好尚如面互有同異獨謝疊山
 文章紀範論選公平最稱簡且
 要宜乎士之學文者奉為圭

賴久太郎編輯

謝選拾遺

五刻



338400

科玉條以至於今先師賴翁亦
喜讀之其說文章必先示法於
此然其造元者舉子設專主程武
且復裝齊如有不遑編蒐者王
叙所謂古文之奧者止於是示其

然乎今坊間所合刻續編者題
為鄧東郭送務素世所點稱者以
投俗好蓋東郭嘗學于王氏進
士成名者而王序所論又如此故當
時書賈更託手於其內人心求售

焉乎——先師嘗惜謝選之精而
其觀易心而歛錄編之萃雜不足
以補其遺漏以謂秦漢以來古
文之可學者固多而其體至
於韓柳歐蘇而備焉其篇率字

句之法開合頓挫之節心變互見
豐約合度可以準于萬世矣激茂
原迭雖取層居多而猶不無遺
珠遂就各家集中拾其窮可法
者若干篇分卷七卷名曰謝選拾

遺傳之原送以授親輩余嘗歎
請上諸梓以傳同好會先師易筮
奉寢屬者書歸某小吏來乞
刻乃與先師族弟子常謀校而
授之先師又嘗批評四家文稿本

具存今採錄之上願以俾讀者
其無焉者刺如不敢增損一字
也嗚呼先師既逝殆垂廿歲始後
此舉所憾者使先師猶在甚取
捨評論未知尚焉否而今不及也余

肇隆率先師遺惠之得以及四方
若其編次之意則覽者其審之
刻茲書之為序

嘉永二年己酉桂月叔親強撰



謝選拾遺目錄

第一卷

小字集

送廖道士序

昌黎

送僧浩初序

柳州

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老泉

送田晝秀才寧親萬州序

六一

上韓樞密書

穎濱

釋秘演詩集序

六一

再與劉州節中丞書

昌黎

答李翊書

昌黎

與蕭翰林倪書

柳州

捕蛇者說

柳州

日喻

東坡

集古錄目序

六一

梅聖俞詩集序

六一

第二卷

技字集

新修滕王閣記

昌黎

李氏山房藏書記

東坡

凌虛臺記

東坡

畫舫齋記

六一

峴山亭記

六一

超然臺記

東坡

黃州快哉亭記

穎濱

第三卷

於字集

遊黃溪記

柳州

永州八記

柳州

石鐘山記

東坡

放鶴亭記

東坡

武昌九曲亭記

穎濱

接賢堂記

穎濱

有美堂記

六一

第四卷

道字集

平淮西碑

昌黎

張中丞傳後序

昌黎

藍田縣廳壁記

昌黎

送鄭尚書序

昌黎

段太尉逸事狀

柳州

三戒

柳州

郭橐駝傳

柳州

第五卷

未字集

死節傳

六一

周德威傳

六一

伶官傳序

六一

王彥章畫像記

六一

豐樂亭記

六一

方山子傳

東坡

第六卷

為字集

伊尹論

東坡

論周東遷

東坡

三國論

穎濱

隋論

穎濱

唐論

穎濱

上韓樞密書

老泉

論養士

東坡

韓非論

東坡

第七卷

尊字集

封建論

柳州

審勢

老泉

審敵

老泉

無沮善

東坡

倡勇敢

東坡

策斷上

東坡

臣事策一

穎濱

臣事策八

穎濱

伯夷頌

昌黎

王元之畫像贊

東坡

目錄畢

謝選拾遺卷之一

賴襄子成選

昌黎

小字集

送廖道士序

辟字而起

突然而來備然
而止韓文之高
深不可及觀此
詩文可知也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

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

南北者，嶺，擲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

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

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擲之為州，

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

先泰文字皆以
重複取發昌黎

窺之也後來明
人效擊乃覺其

沈曰後果有滯
地

作不了語作結
最高東坡方山
子傳似字此

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
之色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
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
溺沒於佛老之學而不出邪廖師擲人而學於衡山
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
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
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僧浩初序

柳州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常病余嗜浮圖言嘗余與浮圖
遊近隴西李生禮自東都來退之文寓言罪余且曰
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有誠不可斥者往往與
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退
之好儒未能過楊子楊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
焉浮屠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邪曰以其
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
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
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
其跡也曰魁而縉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
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愈其外而遺其中是
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

其人遊者未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
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
唯印組為務以相軌也則舍是其為從吾之好與浮
圖遊以此今浩初開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
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而
居泊而無求則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
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軌者其亦遠矣李生慶與浩初
又善今之性也以吾言示之因此人寓退之視何如
也

多得休善為詩
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老泉

宋人送序當推此篇為第一
昌言恐無此奇傑蒙益善學者

此段似史記盧縮傳
文氣一氣呵成善段落乃失之矣
自嬉戲啖粟粟散到建大旆從時數百乃有也
建大旆云云無此數句無色
富貴不足怪百忙中掉此句不獨自占地步語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傍取粟粟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雜日為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強悍不屈之虜庭建大

有波故。得勤任詰為誠。論根本又加色。意通篇不著議。論至此曰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一句是議論。已而忽引史記一事。又曰今之句。云云。此句是議論結尾。列孟子一句。此終是送石昌言正。面文字也。簡勁奇拔。千古無兩。蘇氏之文。每逞議論。讀之時覺可厭。如東坡前赤壁末段是也。獨此文開闢自

平昔通研。又叙出使意氣。又叙北虜情狀。通體敘事。末尾議論。唯三句是。文品所以獨高。讀之万遍不厭也。古今稱昌黎送序如此等亦昌黎所無。

金篇不着議論。而中間多感慨。

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見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於衛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為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公馬數萬。騎馳過。劍鏗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秦君使冒頭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域。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說之。況於夷狄。請以為贈。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六一

五代之初。天下分為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為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群。縣吏。何其偉歟。當是時。文祐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於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

時勢異同是不
關涉中之開涉
是若歐獨擅韓
蘇諸公不及也

夷陵者云云
肖史透明人喜
摹倣此等處而
痕迹宛然可厭

引自福功業入民祀
李以時勢佐之

此篇讀者唯稱
其豪宕。余獨稱
其靜恬。何則上
雜要人書難不
自衛以求其極
別者。今謂觀公
是天下壯觀之
一歎一見以此
已之文氣。其立
意豈不滂沱。可
以想見其為人
也。

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
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執。而然也。文
初辭業通敏。為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
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
山。窺餘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留數日。乃去。夷陵者。
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為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
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為山川之勝者。由此而
上。沂江流。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
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
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
然而賦矣。

上樞密韓太尉書

顏濱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
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不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
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
間。稱其氣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
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
子者。豈常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
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
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隣里鄉黨之

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
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
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
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志觀終南嵩華
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
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
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
之宏辨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
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
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

自無生十九年
矣華勞驅突而
來至而轍也未
之見為一頻力
截奔馬
自且夫再提前
意重言之如波
濤沓疊非是則
一序去不成文
矣

為政與學文輕
重較然然此篇
主意在學文上
故云云耳

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
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
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
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
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
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
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
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放而辱教之
又幸矣

釋秘演詩集序

古今第一等集
序韓蕪諸公集
中皆無之

沈曰兩行中寫
甚盛哀倚柳頰
控筆插入白已
字句中有激楚
聲

余亦將老矣一
句文情似絕

此是送奇男子
以等至若一官眼目

謝遷拾遺卷之一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士，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若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不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常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懷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咿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寧，無所合，因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絕，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賦其素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壑嶂，江濤海涌，甚可壯也，遂欲

文字雖雲烟氣
者古今有數如
此字是也

蓋態如風雨驟
至牙謂突陣法
用之起乎更妙
杜子美兵車行
起處類此

戰國策蘇田軍
處以洵洵之即
墨三里之城七
里之郭云云類
公筆態類此

一轉不使讀者
窮其神妙

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行為叙其詩
因道其感時以悲其衰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昌黎

愈思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廢弊困頓三
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光擊魚需飲食之惠提童
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
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
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穎淮江為
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
貔虎之士畏懦賊膽其肯杖戈為士卒前行者獨聞
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
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
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閱其口
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弃匕箸起立豈以為
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
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
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快報述鄙誠眷惠
手翰還答益增欣悚夫一舉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
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
無德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

况此小寇燃燧
篇首又不使詩
者竟其照應

末一段別為他
區西處置書腕
之休與讀論異
於此等可見

是日餘金鐵度
人海中開氣水
也言浮物止一
段最揭示奧秘
無後餘蘊千言
萬語不出于此
而人不能學者
以其氣不及昌
黎耳

兩意双歌一短
一長以取姿致
是昌黎憤家
以學文章之本明經
仁義時書也

可坐而得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
其至幸甚矣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
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
息形迹之慮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
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
募士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
之驚受護鄰里勇於自戰傲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聞下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
見行營事宜不惜賜示及幸甚不宣

答李翊書

昌黎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
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
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
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耶雖然不可
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
者甚似而發與抑不知生之志斷勝於人而取於人
邪將斷至於古之立言者邪斷勝於人而取於人則
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斷至於古之立言者則
無望其速成無誇於勢利養其根而培其實如其膏
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義

是中古以來獨
韓公能獨見獨
論後來明李何
一闕襲之王李
再蹈襲之終為
常於矣

用心於古言久
矣故觀古書豈
識其古與實實
者如古文尚書
孝經晏子春秋
之類是已沈歸
愚以為荀揚班
馬誤矣
陳言乃六朝以
來習用套語味
曰不用古言也

中人唯不迎而
却之乃陸平易
矣如東坡亦不
免焉

東坡自稱其文
亦以方斛泉源
喻之雖語妙似
不知此親切

篇中歷叙已平
生即了前勿求

讀過拾遺卷之一

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

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

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

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

陳言之務去履身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

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

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

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

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

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

然矣吾又懼其難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醉

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

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

矣氣水也言淳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

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

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

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

之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

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

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

速成勿近勢利
教語之案以其
靈謀轉接處多
故竟不可捉摸
耳

此篇及守許孟
容書分疏開陳
處千載下談之
足見所扇為之
淨下小人不欲
成人美者猶謂
其飾非文過妄
加說可何哉

今吾誠樂而悲之、丞樞其人所以勸之、非敢冀其可
衰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愈生之言不志乎
利、聊相為言之。

與蕭翰林悅書

柳州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
司書道思謙、為後敘伏筆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
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邪、所喜者耳
與心叶、果於不謬焉耳、僕不幸、嚮者進當艱、就不安
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况又有休叔文之輩與薛者、乃岌岌
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

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
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
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播、其
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頭處、才不能、喻同列、
名不能、歷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
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眾入
之怒、謫語轉移、囂囂救救、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
置僕以悅仇人之心、目為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
列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
思念、過大怨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

沈云帶魏晉人
氣息
沈評大是

似自李陵答蘇
武書得來而直
叙實况極自然
不腐

折衷應難猶能
有以安之使昌
黎遇之未知能
如此否觀其于
求太急恐却不
能然
頓挫起伏絕妙
節奏八家中未
見其比

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
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
不已祇益為罪兄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
慣習炎毒昏眩重墮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
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為異
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鵠舌啾譟今
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
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
之出門見通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
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

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
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諾益甚耳
用是更樂稽顙思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
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
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
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
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邪身被之目覩之足矣
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邪果矜之又非道也事
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耻
未能盡忘儻國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

妙喻維東坡先生當歎也

語體古雅鍊句蒼老觀近劉伯溫貴科者說類視此何帝倫父面目

汪然出淨句使人欲哭

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日罪稍解矣然後收名魂魄置土一廊為耕毗朝夕誦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採取獻之法官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捕蛇者說

柳州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擊踣痿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

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淨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爾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隣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徃徃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

一篇色彩在此
教語

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父十
 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
 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
 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勢而
 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
 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
 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隣之且且有是哉今雖死乎此
 比吾鄉隣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邪余聞而愈悲
 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
 猶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
 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日踰

東坡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
 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為日也或告之曰
 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為日也日
 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
 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習也無以
 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
 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
 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

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為致也歟。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集古錄目序

六一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驛，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懸繩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鮑蛟魚，金礦於山鑿海而穴遠，篝火鯨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

於無用處者精
宋是文章家手
段

至此知前而無
用語皆有用

力雖未足一語
不費力絕妙

東冠常山蛇勢

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
 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
 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
 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籍篆分隸諸家之
 字畫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
 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福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
 棄於山崖壑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
 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
 能使其聚也夫力其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顯而嗜古
 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
 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
 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
 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僊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
 以為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
 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
 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
 要別為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
 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
 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
 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結果不散乎予固未嘗

以此而易彼也

梅聖俞詩集序

六一

物聚於所好一語與窮者而後工類皆不朽之言後人皆拾此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音怪內有憂思感憤之辭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悅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傳世行遠果其佳乎朝士非鍾陳功德乎則其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

此句不唯始應
冒頭意其窮之
久而將老一句
筆底有淚

沈云玩今年五
十句知序為生
時作也結處其
後十五年聖俞
卒於京師云云
知他時補書於
序後也細玩自
明
學為善意窮於
傳

未造觀而為之
記自是難措手
乃因未造觀處
生景情結處亦
因此悠然不盡
文情筆致使人
一讀十起後人
皆借此破香勝
後如東坡遠景
據記學之而不
至者

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也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

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

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我

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

盡得之運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

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

家得其遺稿千餘篇并舊所藏撮其尤者六百七十

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

復云

謝選拾遺卷之一

謝選拾遺卷之二

技字集

顧爽子成選

新修滕王閣記

昌黎

愈少時側聞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

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

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係官於朝願莫之

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

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

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

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報事及其無事

沈曰古文人何
皆能稱道
耳若平實
便於人
便於人

是兩扇合拍法
又是兩層中接
法妙
前是實故兩

點出滕王閣字
後段是主故不
復點出閣名

終不脫記文正
體通篇無一閑
語又無一句議
論習氣宋緒家
洗職換骨亦不
能到此地位
閣上所眺不可
不記然不獲造
觀故通篇以此
命意至末段云
云是自主意沈
云餘波非也

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

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

道洪江饒慶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

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

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

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

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

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日而至焉

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

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

為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

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

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樑梁椽板檻之腐黑撓折

者蓋瓦級輻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

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眾飲而以書

命愈日子其為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為嘆竊喜

戴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

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尚能

為公賦之

李氏山房藏書記

東坡

東坡諸記中此
篇最嚴整可法
自歐公金石錄
序來而彼婉官
此緊嚴
六工土工金工
石工木工
書工
唯書字三字收
上生下字千
金
引三典尤切於
書妙在簡捷是
用典之法也使
曾子固為之則
數百言未已

上言少書此言
多書以何哉頓
折故對朕不方
板
余猶及見云云
將及今事故據
出改端文有波
折其實一披耳
又以何也語之
不說破其故留
下文餘地此文
品也
而書固自如也
云云一語忽如
折歸入篇首之

言述抄卷之三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
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樂取
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樂取之
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
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
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聘為多書
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
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
墳五典八索九邱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蓋無幾
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

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眾紙與字畫日趨於簡
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
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
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
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
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
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
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菴之僧舍公
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
書凡九十餘卷公擇既以涉其流探其源探剝其華

意此仁者之心也一語結了修然有餘韻他人必不該如此結了此物品也此段一篇餘波而風韵姿致全在於此

惟書乎句以前一意以後至此又何也句又一意此仁者之心也句以前與廣有益乎句以前二段各一意皆照應篇首而題

腹論構之意獨久收拾故於未尾兩行補足之

文法周匝無滲

激又見其真爽
化處
起乎自意外落
筆突兀之甚
臺下脫因字
僻在陸評此段
為宋派先發我
心

實而明帶其膏味以為已有發於文詞見於行集以聞名於當世與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於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凌虛臺記

東坡

臺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最麗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為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屐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材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髣髴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惚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蒸餼而求文以為記載後於

他日作遊然臺
記亦有類此一
致益自史遷周
武王營洛語來
子瞻平生所喜
爾
而况於此臺歟
一句頓落歸入
全題妙
又趣前語勢再
以而况成章
世有足特者不
院破妙有千里
烟波之致沈日
三不朽倫父語
平
此篇自歐公峴
山亭記真州東
園記等立思而
別出一机袖駕

上之于瞻此時
二十七八而波
瀾光成如此宜
乎老歐畏之所
謂自今廿餘年
人不復說老夫
者真矣

公曰物之廢興成敗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
霜露之所蒙翳孤墟之所窟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
臺耶廢興成敗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
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柝
年索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柝而其北則隋之
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
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
求其髣髴而破屋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木叅荆
棘^此堦隴^此矣而况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
久而况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

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于臺
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畫舫齋記

六一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
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
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奧則定其上以為明其
虛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凡偃
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皆翠佳花美木
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右林之
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

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徃徃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洶歟、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非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行豈不樂哉、願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吳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

峴山亭記

六一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

起處自眺望叙
起大是有色

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
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為重而二
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
世矣至於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
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
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予頗
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
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
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
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

將自待者一特
是歐公慣用家
法八家中獨擅
風骨者

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
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
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
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
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
明年曰亭之舊廢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
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
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光祿堂
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
君皆不許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予余謂君知慕叔子

於亦以景色結之與起處相應

極閑澹之意思俾歷之義樂字通篇神理

是技翁一生本領故言之玲瓏透徹如此

妙論

之風而報其遺跡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
矣、我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我者又可知矣
此、我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烟之杳
露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
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
復道也

超然臺記

東坡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
鋪糟吸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
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為求福而辭福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
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
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福而辭福
夫求福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游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
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
則我當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
可不哀乎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

見非故意構成者

登樓所眺乃見
迤然意鋪叙宏
廣有韻有調讀
之萬遍不厭節
奏全在乎而其
三字上

挽到樂字上

至最尾乃點題
然後兩句掉尾
通体皆動

起法簡老韓評
不通

據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
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齊國索然日食杞菊人
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如豐髮之白者日
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
也於是治其園囿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脩
補破敗為首完之計而園之北曰城以為臺者舊矣
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烏南望馬耳常
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
廬山秦人廬敖之所從適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
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
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
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
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滷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
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
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於物之外
也

黃州快哉亭記

穎濱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
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
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

略叙形勢。後遂
點題。叙事兩層
頂題。而出。此法
尤佳。

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
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涌、風雲開闔、晝則舟楫
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
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
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
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至於長洲
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
之所馳騁、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
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翏然至者、王披襟當
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歎
之。」

夫風以下至而
風何與焉。數句
一篇根柢。語氣
醇肖乃兄。

而况不然以反
振見勢。而後以
為字。哉。字掉尾。
文字雄麗與題
相稱。
范文正岳陽樓
記。雖古今所稱。
而視此篇。工拙

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
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
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
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
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
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
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况乎濯長江之清流、
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
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
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為快哉。

也哉

天淵無化板與
活卷與置異焉
耳。

謝選拾遺卷之二

歷代詩學精選	京都 藤原國編	十七冊	大增補四聲解	故人 阜門 著述 太田屋頭校正 增補 大阪 猶崎隆存編	一冊
詩語對句自在	同	五冊	明治詩學階梯	同	二冊
詩語金聲	同	四冊	明治幼學便覽	同	二冊
律詩韻函	備前 沖惟 柳清 風高 豐後 山徑 戈三 編	五冊	明治文語粹金	同	四冊
新撰對句便覽	京都 三國 國脈 編	三冊	普通作文必携	同	二冊
詩礎階梯	淡島 高木 專助 編	四冊	新撰文語粹金	伊豫 近藤 元粹 編	四冊
唐宋詩語玉屑	京都 竹園 文仙 編	五冊	大增補以呂波讀大全	同 內田 尚長 編	折本一帖
詩語新編	大沼 枕山 編	四冊	國史纂論	長門 山縣 著	五冊
詩語板錦	京都 藤原 國編	五冊	園機活法	八尾 板	二十冊
詩家絕妙	同	三冊	農業全書	官崎 安貞 編	十一冊
唐宋詩源	同	四冊	明治日本政記	貝原 樂軒 編	十二冊
明治詩語粹金	大阪 猶崎 隆存 編	四冊	新撰史記評林	三原 益三 編 藤澤 南岳 訂	五十冊
五經集註	同	五十六冊	袖珍五經	同	十一冊

大阪心齋橋通
北久寶寺町角
三木
書樓發行

